

狀況，我們為何還要繼續探尋，「真實」在遺址展示論述中又有何種作用？在研究開展之前二個暫時性的基本立場如下：

（一）考古遺址博物館的文化詮釋源於出土之真實物件，卻不等同於該文化之真實。

許多的考古學家宣稱應儘可能的保持自然的原狀，認為將歷史的積澱原狀保持在所處的環境脈絡中價值最高。事實上值得深思的是遺址現場自開挖的瞬間，「歷史」被瞬間凝結甚至是終結了，可持續積澱的時間層或是文化層也被硬生生的截斷，還能說保有真實存在的「自然」狀態嗎？布西亞認為為了讓考古學能夠永存，他的客體（考古物件）必須死去、必須被凝封在固定的看不見的玻璃盒中，是等待解剖的屍骸、被冷藏的、冰封於死亡之內。（Baudrillard, 1998：25-27）如法國以挽救原住民文化為藉口的拉斯卡洞穴（les grottes de Lascaux）則是徹底體現考古遺址已無自然存在之可能。

「旅客不獲准進入拉斯卡洞穴（les grottes de Lascaux）。但是，在它的五百公尺之處，某個栩栩如生的仿製品已經被建構出來。所以，每個人都可以看到—你可以從某個偷窺的小孔，看到正港的那個洞穴的遺跡，然後再造訪那個擬製品。...被複製出來的成品把原初品與複製品，都變成一致性的人工屬性。」（Baudrillard, 1998：29）

這裡並非否認遺址博物館存在或是現地保存之必要，而是必須重新審視借由遺址博物館或是出土古物，對於當代人來說要如何藉由遺

物的展示計畫「認識歷史」乃至於「反思人類面對當時代處境」的可能。正如Croce認為的：「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Jenkins, 1996：112），既然所有遺物（址）的過去歷史都是考古學家的建構，我們不該期待藉由他們（考古學家）的詮釋進入過去人們的腦海中想像他們的生活處境與思想，而是應如Jenkins所言的：「不是『所有的歷史都是過去人思想的歷史』，而是『所有的歷史都是歷史學家思想的歷史』」（Jenkins, 1996：122），或許同理可將歷史學家替換成考古學家，遺物（址）的展示計畫是否應顯明出考古學家如何對此遺物（址）的進行詮釋與解密的過程，而非自然化其推論結果讓參觀者信以為真。

史前考古遺址是一種特殊的文化資產，它不像歷史建築或古蹟般保留著人們的集體記憶，或是保有直接的文字、圖像等史料記載，「過去宛如異鄉」（張譽騰，1998：124）貼切地說明漫長時間的斷層，讓史前文化猶如陌生的異國文化。今人對它的認識必須透過考古人類學者對史前遺跡的發掘、藉由拼湊遺址所透露的片段訊息來建立知識，因此其中也就存在許多假設方能填補空白。如前所述，今之博物館觀眾期待的是博物館提供復原圖、復原造景、模型等幫助他們回到過去的歷史情境中，愈是完整、大規模的復原造景愈能夠引發觀眾興趣。然歷史場景重現牽涉到許多的細節，包括史前文化人的衣著、動作、相貌、生活週遭的陳設、使用器具的方式，甚至是生活環境裡的植物、家畜等，人類學者所建構的史前知識是否足以鉅細靡遺到勾勒出這些場景的細節？基於展示的需求以「擬情的介入」與「假設性」